



人鏡陽秋卷十一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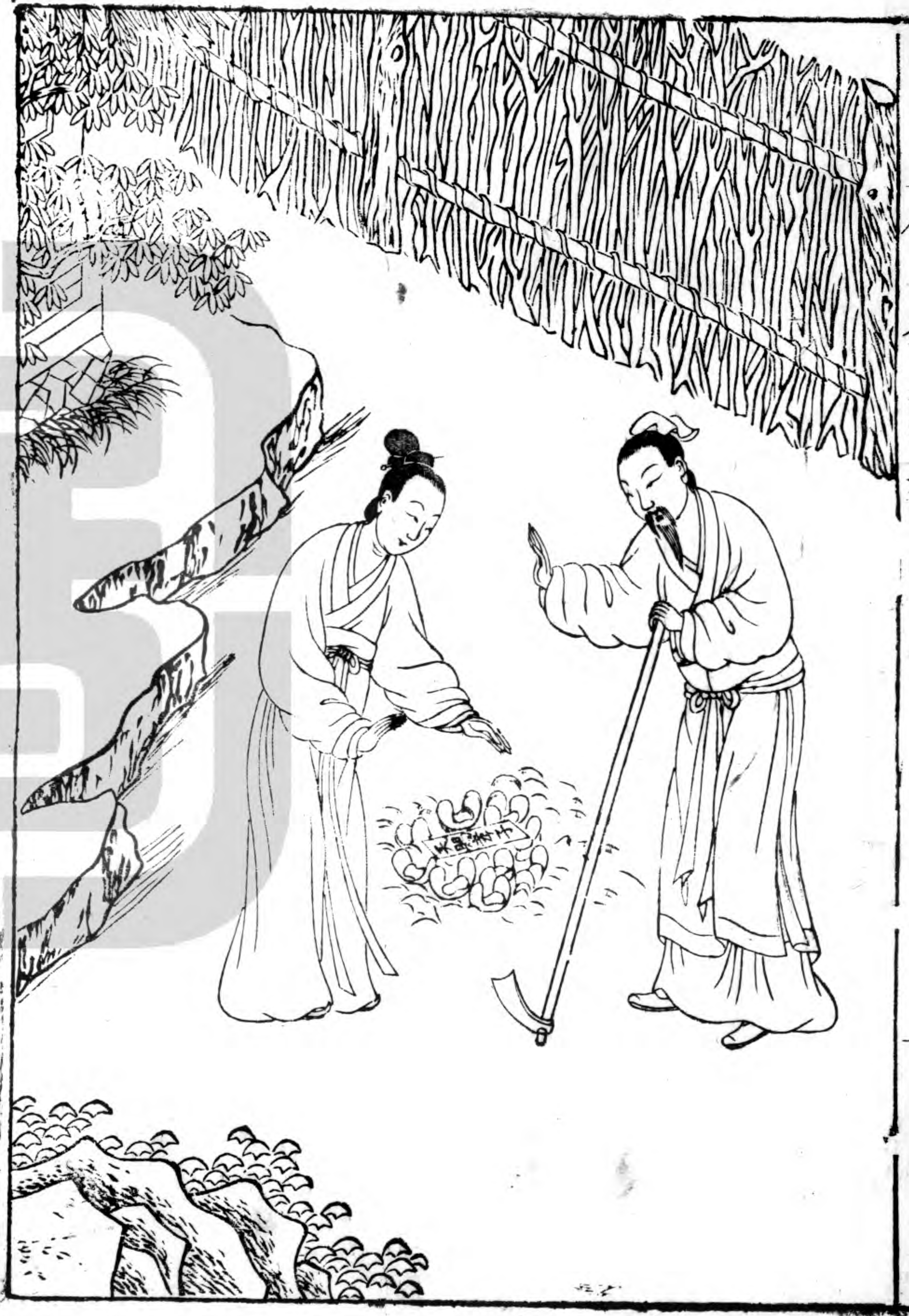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善林

孝部

誠感類

無無居士曰親雖頑嚚惟誠則感顧誠之所
感豈直動親所以動天者即此而在故靈草
異禽休祥符譴每與人子一念相關天人之
際亦嚴矣哉余又謂親即人子之天苟天親
一感其為祥藹藹矣孝者惟當動此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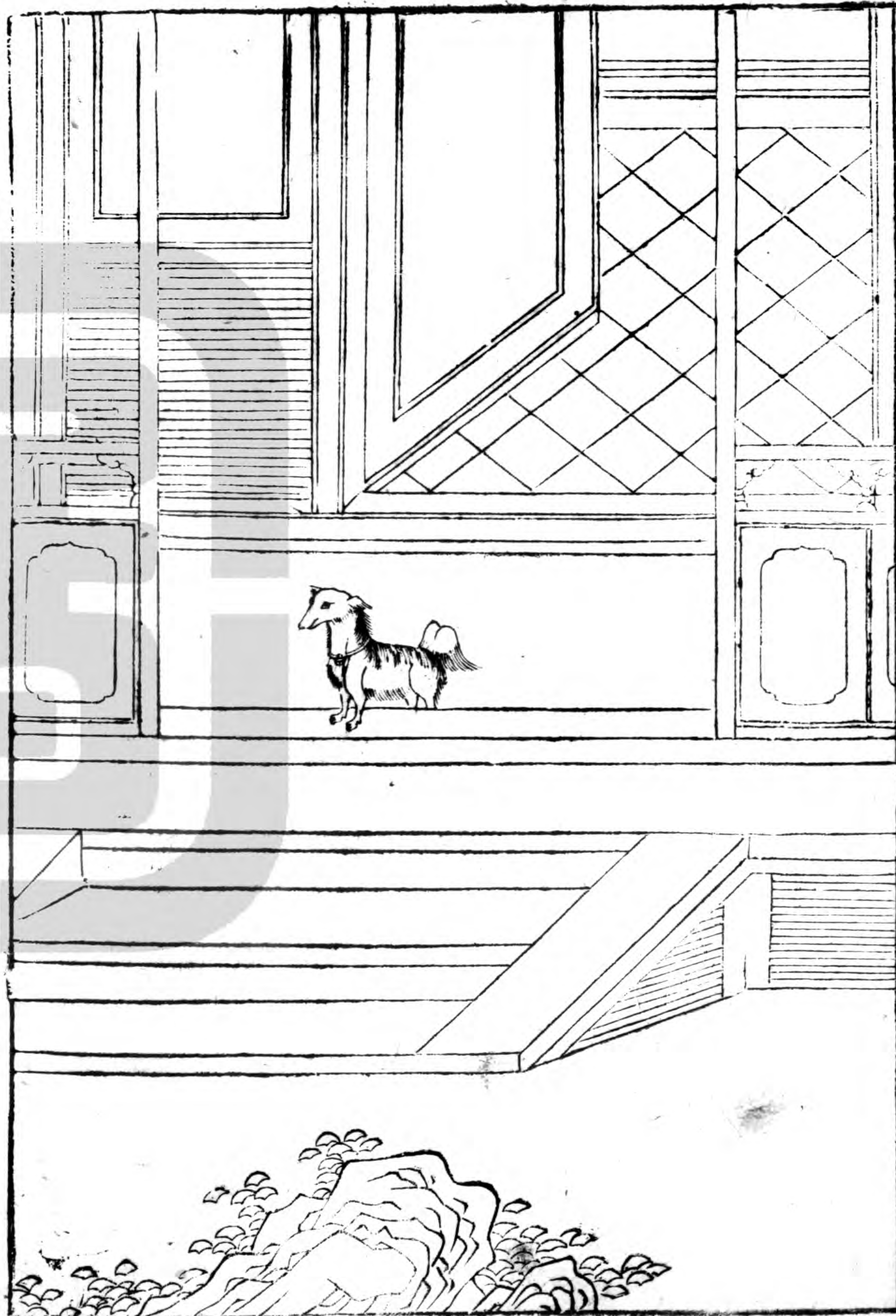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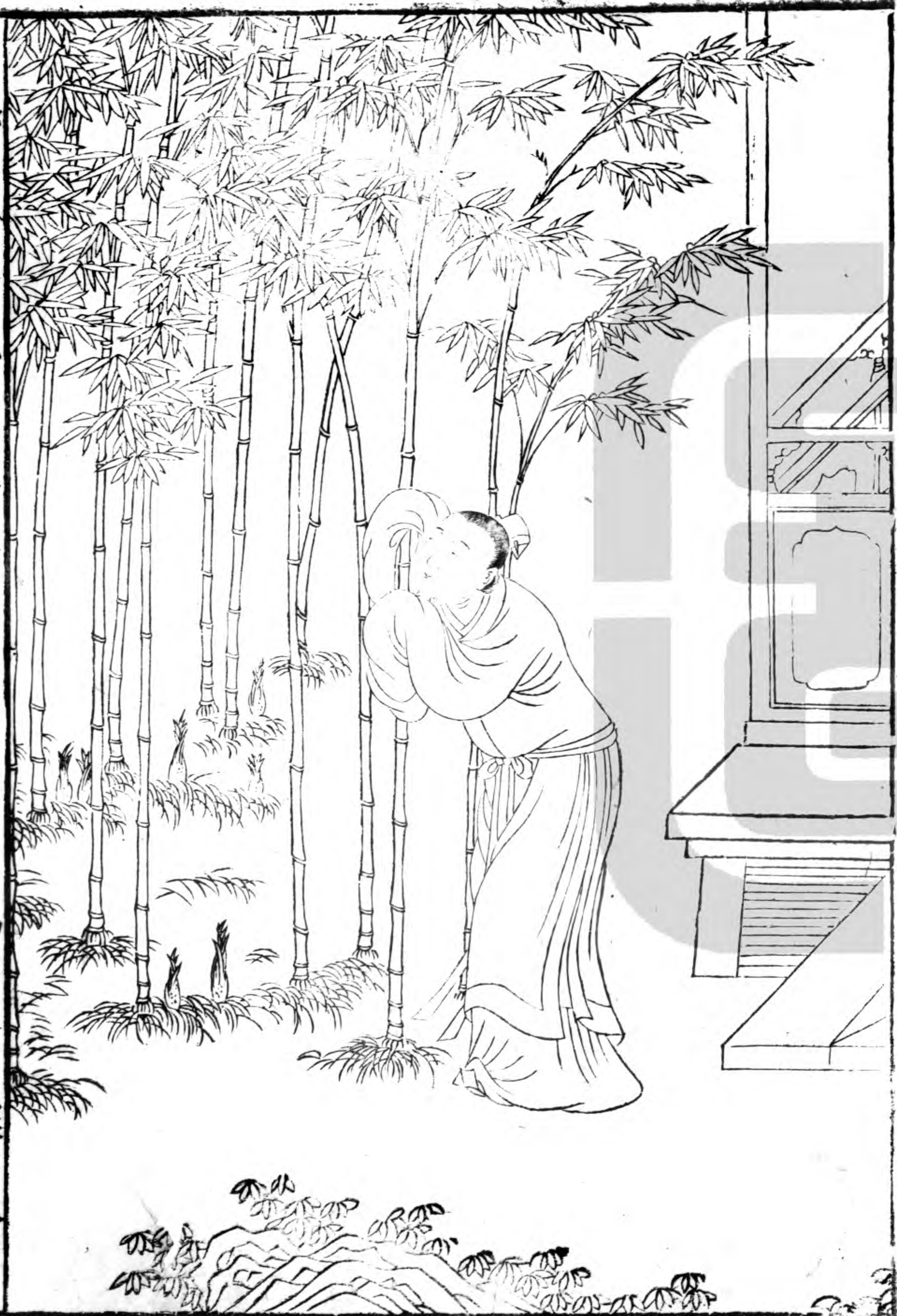




郭巨

郭巨字文舉天性至孝父沒分財與二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常掘地得金一釜上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於官官依券題還之遂得供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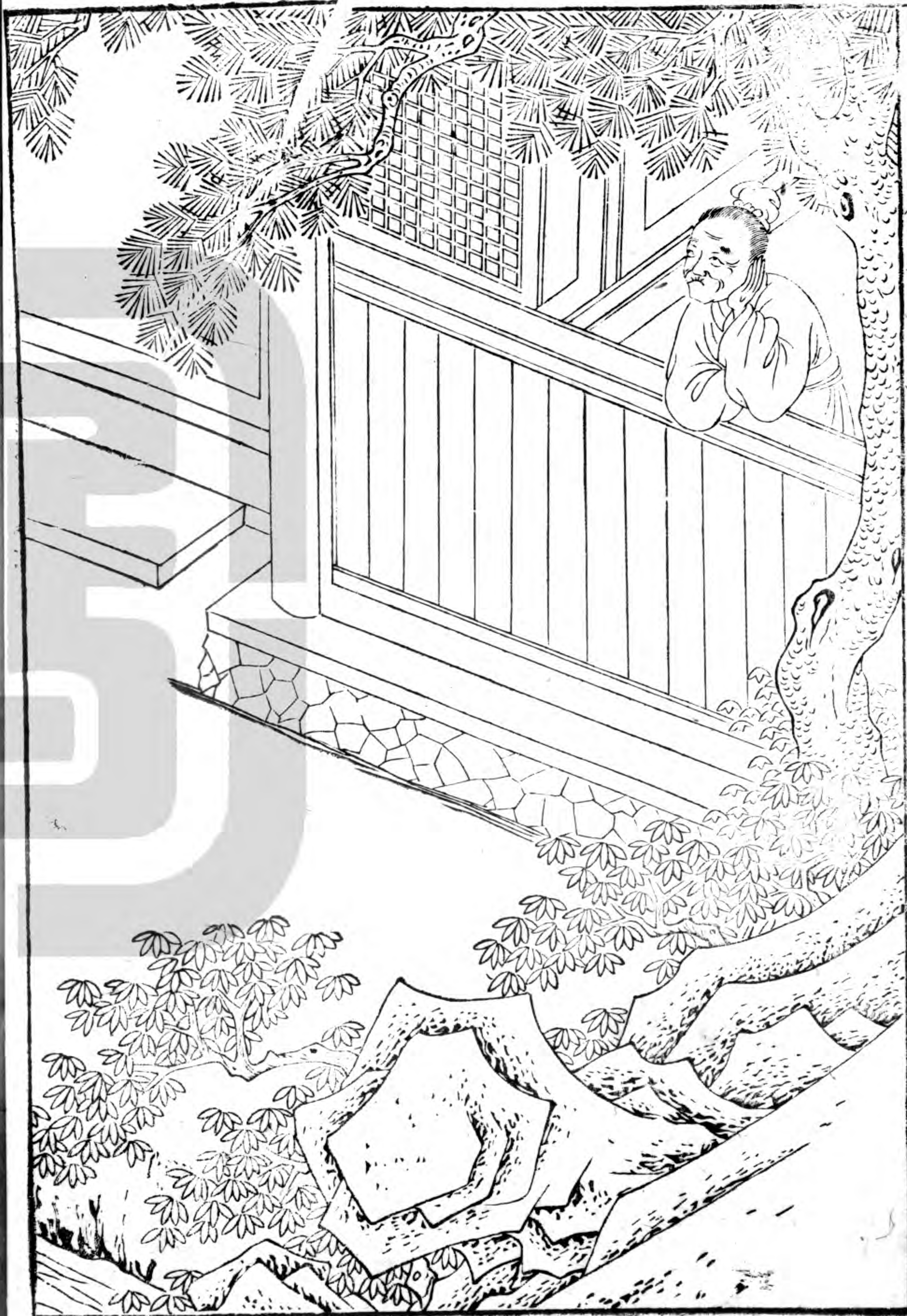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余讀方遜志集見謂郭巨非孝子深詆埋兒為傷親心誠為確論今讀五倫書乃諱其事直謂掘地得金夫不孝以無後為大則子豈可埋然猶得金者非厚巨也矜其子而生之且卹其母俾得養庶乎祖孫因之以並濟爾若巨者誠忍人直與啜羹同論可也



孟宗

三國孟宗字恭武江夏人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為至孝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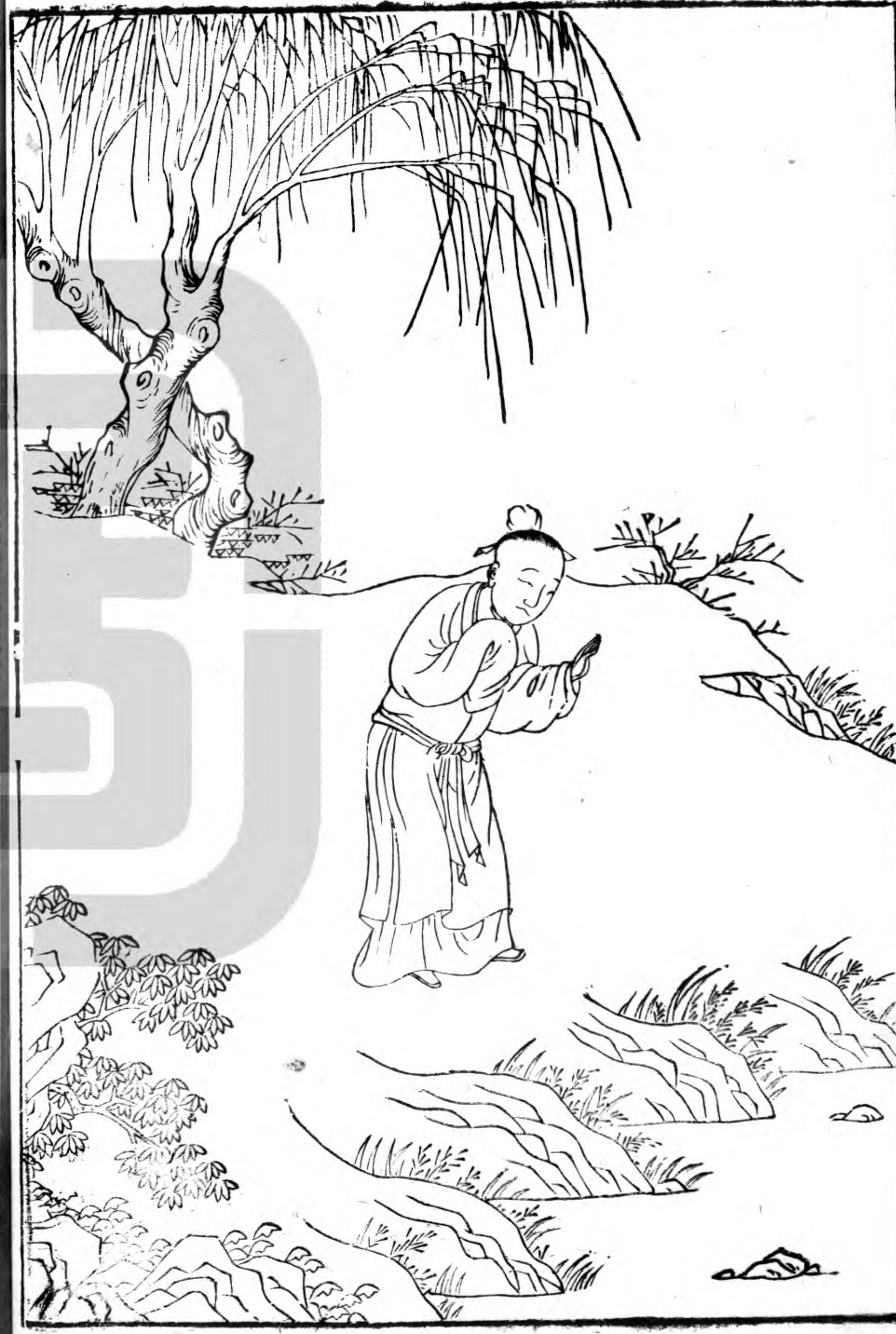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吳志所載長才高彥黜組拖紳者豈不照曜江表哉惟孟宗與陸績雖婦人小子類能言之詎非孝子之所流者遠耶夫笋本竹生猶子本親出氣類相感理有固然誰謂竹無心誠則應爾彼以異視者殊非



杜孝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事母盡孝充役成都不得朝夕在側以母素喜食生魚乃截竹筒貯水盛魚二頭以草塞之置江中祝曰我母必得此已而其妻偶出渚見竹筒橫流觸岸異而取視之乃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也熟而進之於姑聞者歎異

無無居士曰孝固不在奇縱而奇縱亦足以表孝杜氏之魚彼致之而此得之若親授受者亦孝家之左券也雖身越成都萬里矣其寄輒得寧非母側何有離憂而志樂信奇矣哉



劉殷

晉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

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同郡張宣子因以女妻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累官至太保錄尚書事

無無居士曰劉長盛以童稚侍祖母祖母待

人金剛經卷一
莖而後飽時盛冬莖謝號澤而忽焉莖生恍
若有指示者天鑒其衷也既而賜粟十五鍾
其獲寵靈于天且厚矣然澤中之莖待衆莖
春生而乃盡西籬之粟待稚齒既壯而方盡
天之嘉惠者抑何殷歟配以張氏復用孝聞
風反火滅白鳩巢庭祥自天也使無以二女
獻劉聰余于太保何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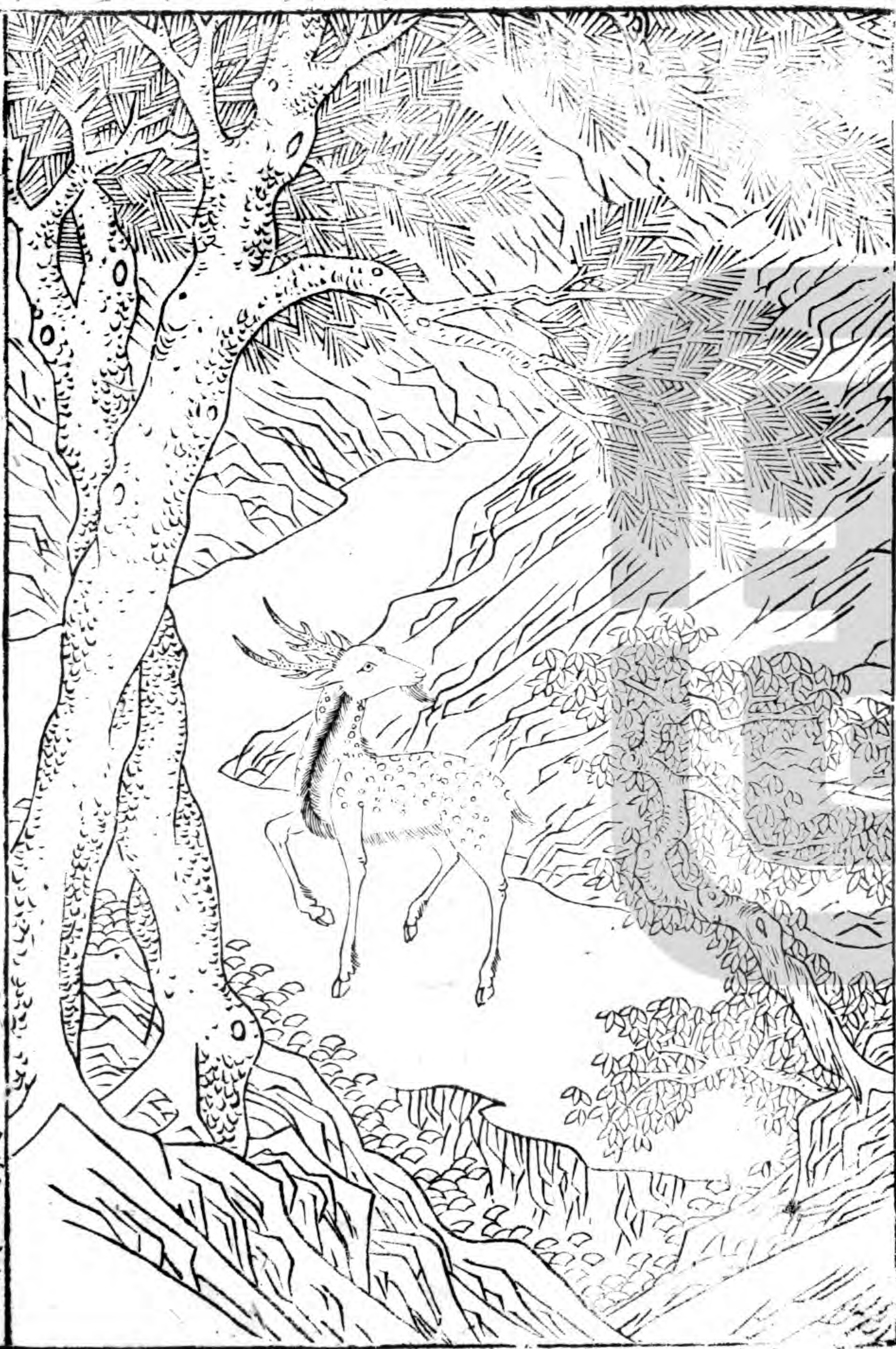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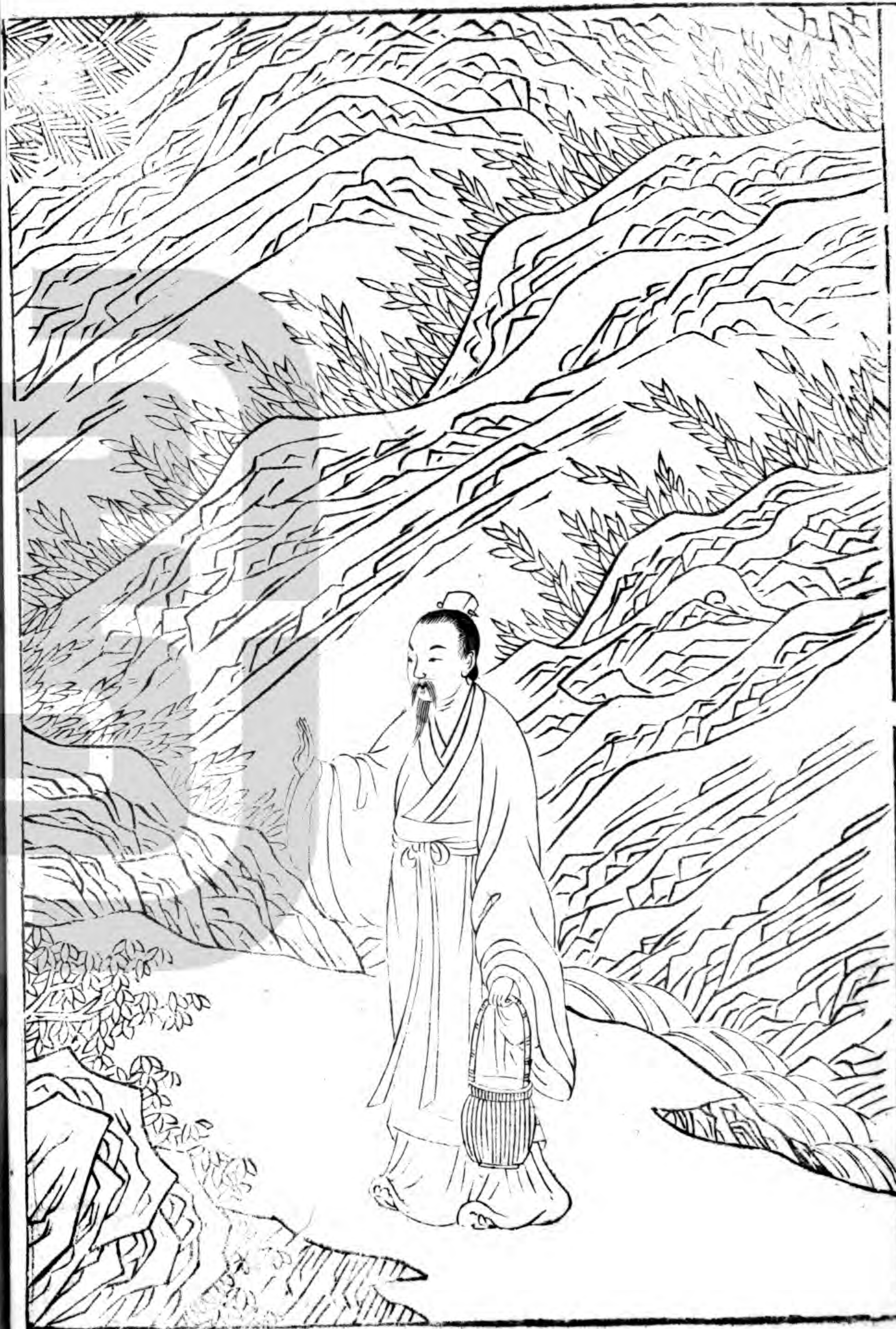
何琦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年十四喪父
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於宣城
陽谷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乃
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
司徒王導引為叅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
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
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泣俄而風止
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

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尺寸之能以效
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今且筑然無復恃怙
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志衡門
不交人事耽習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桓
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
公直止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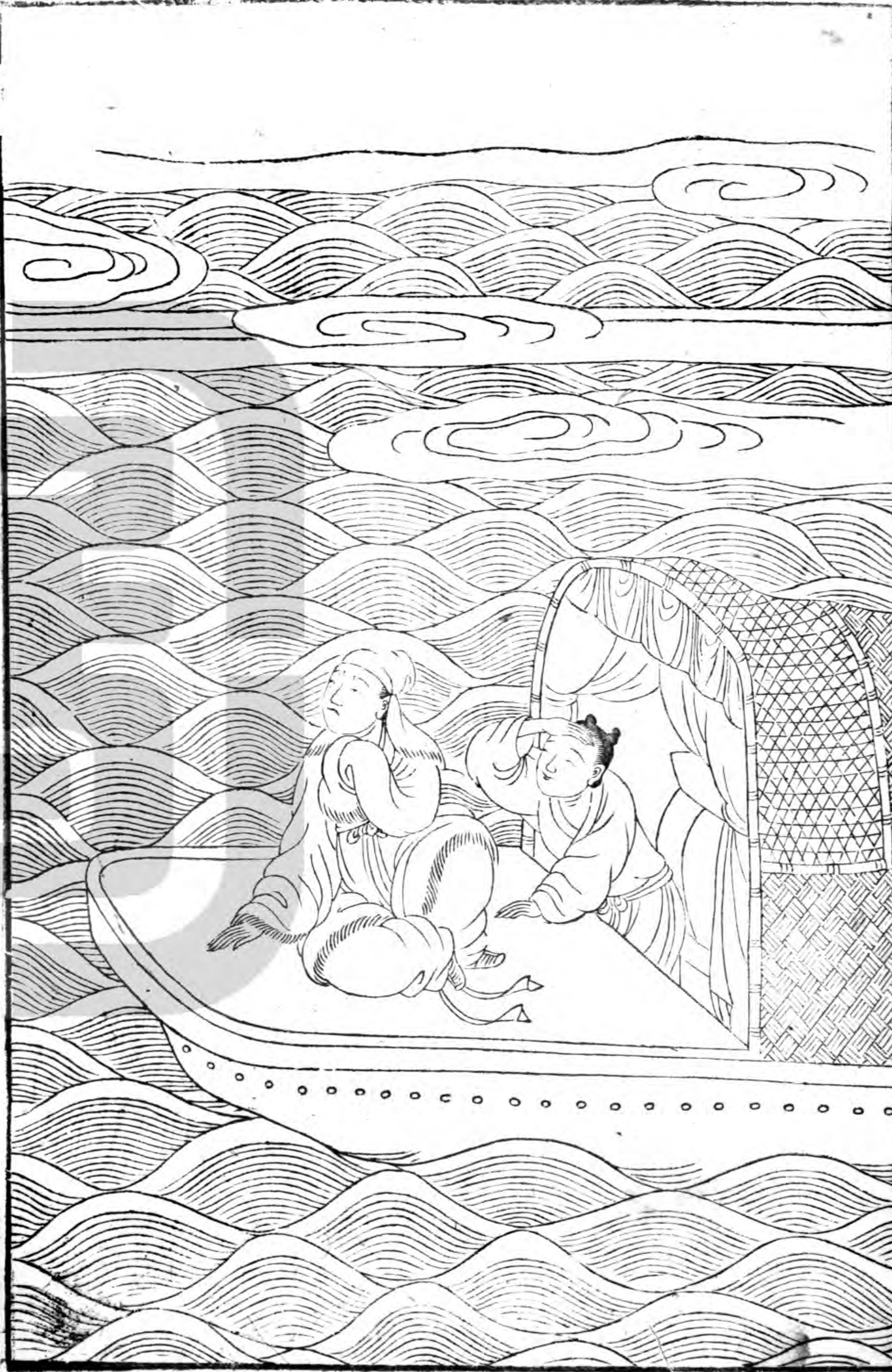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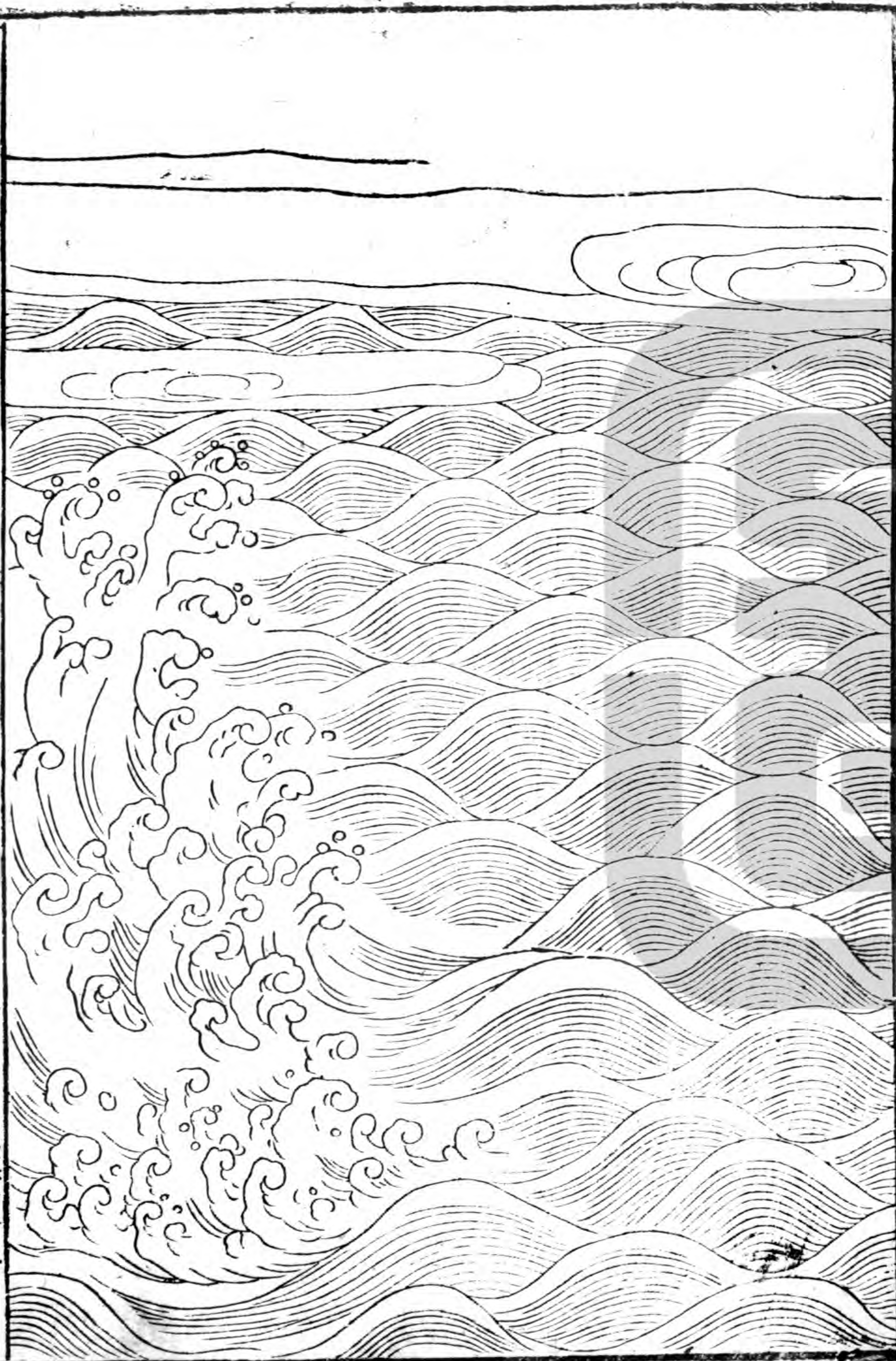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萬倫色養微祿若飴王司徒以
叅軍引之斥鷃之見也過軸夷猶琴書清暇
天高海濱方得擬斯風調矣撫棺火息抑何

人鏡附錄卷十一
足恠桓司馬登山而嘆之異乎司徒之見也
斯稱知人哉



梁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武帝時嘗於
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
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隣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
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
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
皆言其孝感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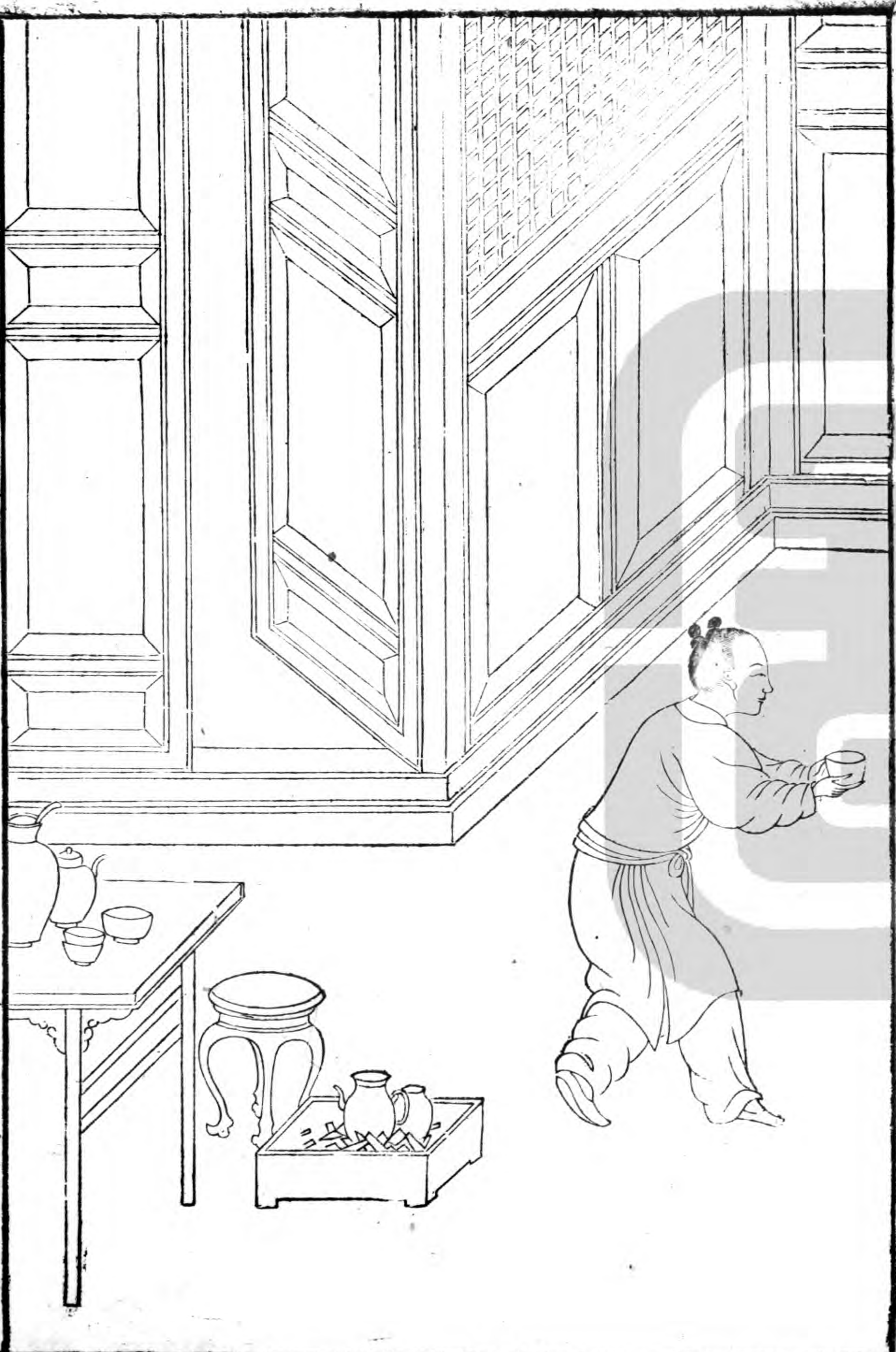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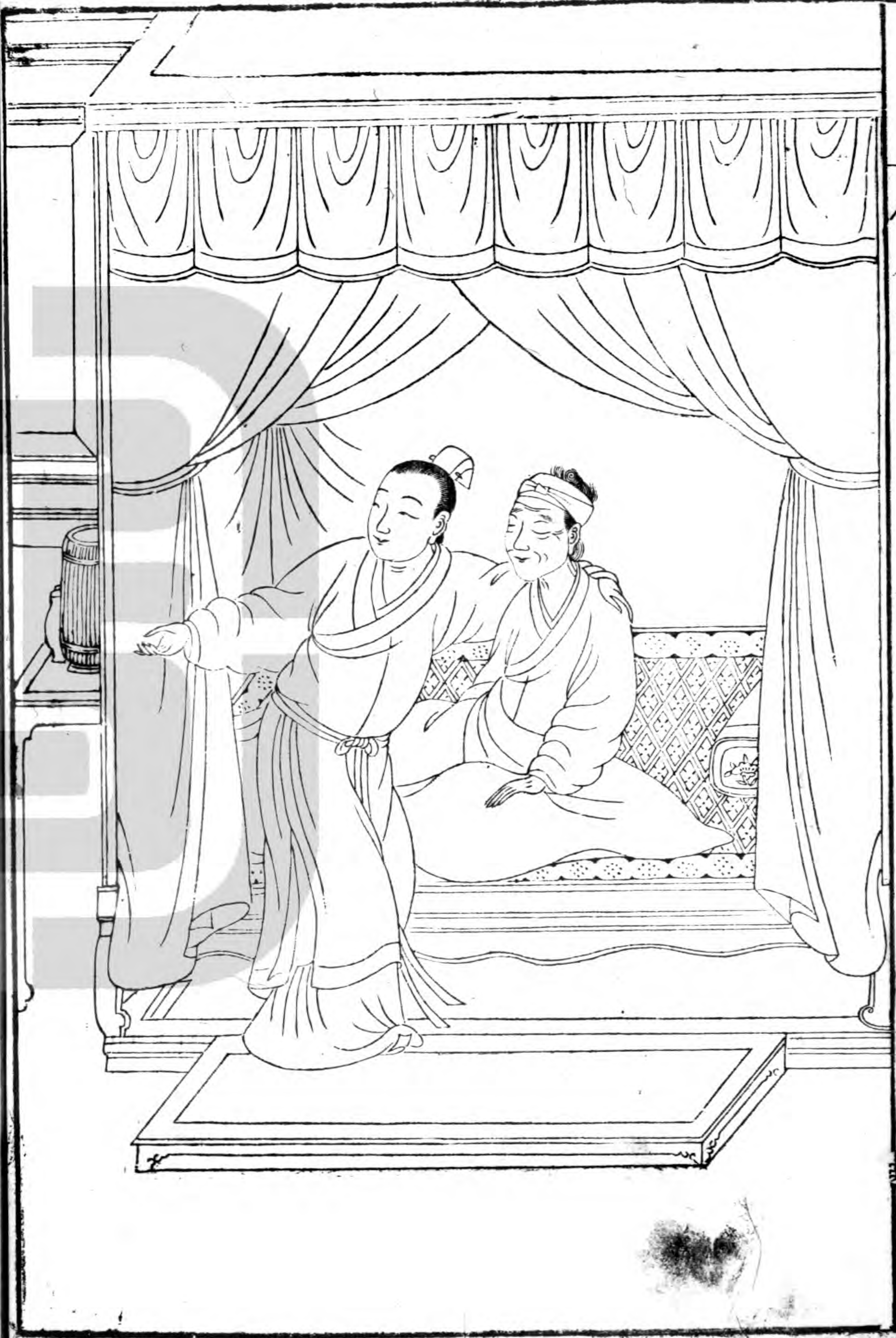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阮居士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
於窮谷蓋食霞流也然至性冥通心驚母疾
其母何料之審哉乃藥之所需鍾山所產豈
無冥通竟得一鹿為人獲指南母病服之尋
愈不知梁武之所講者白牛車歟羊車歟抑
鹿車歟不然又何冥通乃爾



庾子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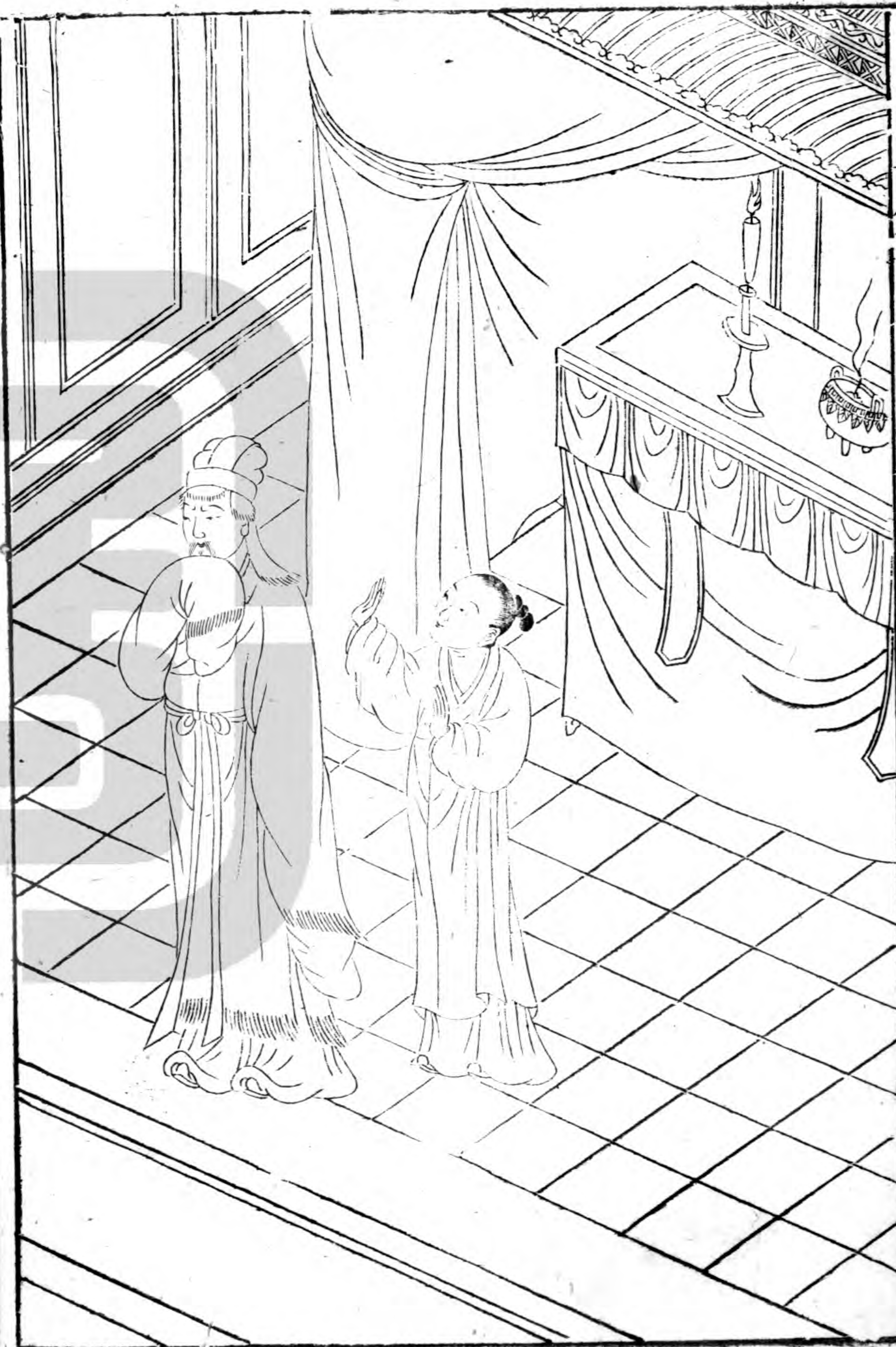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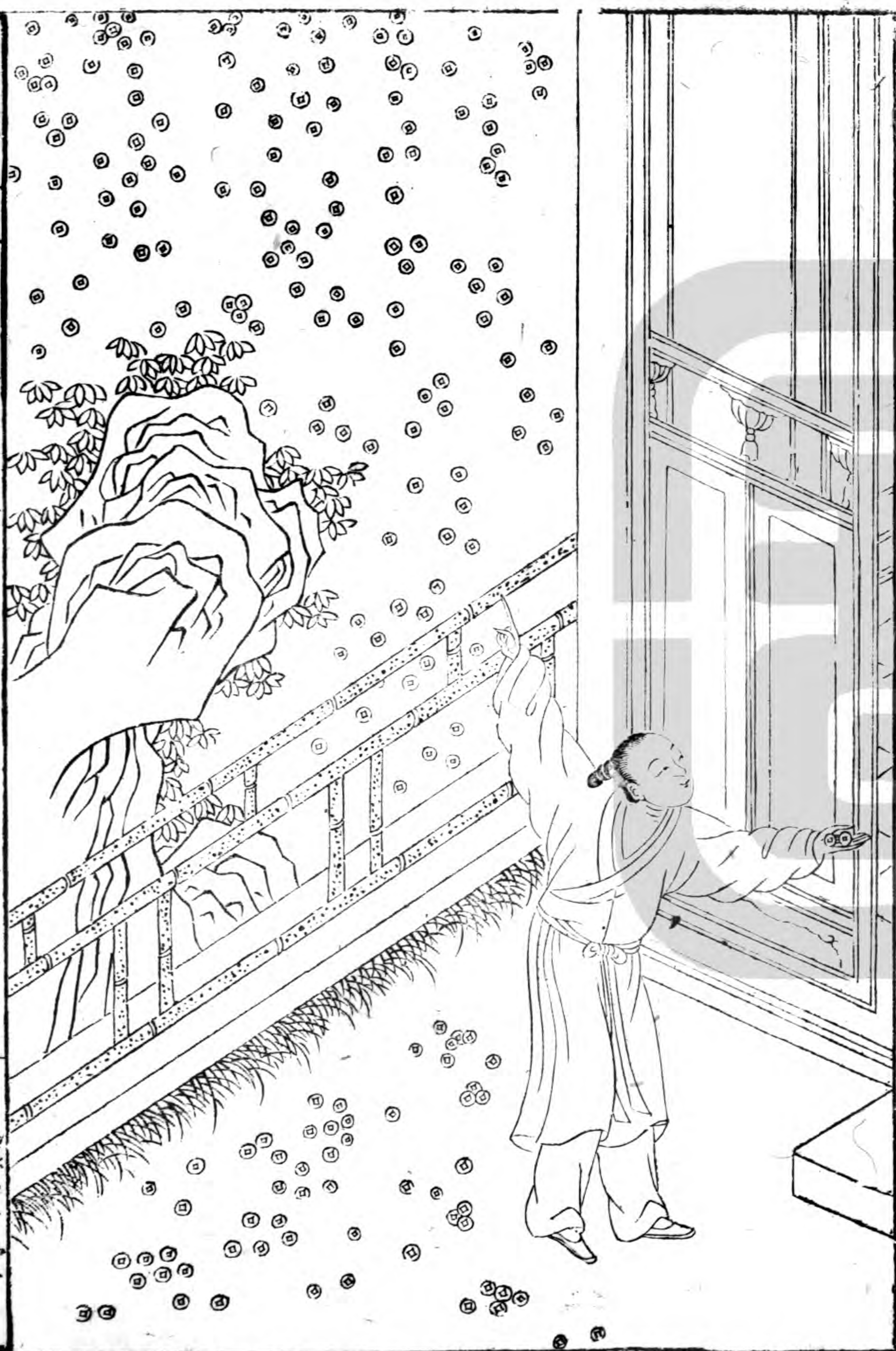
六朝庾子輿字孝卿南陽新野人少有至性父
域卒官巴西子輿奉喪歸至巴東滠預石瞿塘
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
減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
滠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無無居士曰余讀古樂府云滠預大如馬瞿
塘不可下即尋常亦畏之而况奉柩以過乎
孝矣子輿撫心長叫蓋恐汨沒驚親即不虞
已不足恤其如親之體何誠之所感獲濟安
流宜時人之語與滠預之歌同不朽也



匡昕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
母至孝嘗因事出外母在家忽遘病死已經日
昕聞訃奔還號叫母即蘇人以為孝感所致
無無居士曰匡令先不與俗交其所事事必
非俗矣因事在外而母死其如永訣之情何
還而號叫母復蘇者至情冥契精神乎洽乃
如是爾余觀男女以情感復生者如崔護胡
粉兒之類尚然而况孝篤於情者乎是宜好
異者收之以作勸也



熊袞

唐熊袞建陽人性喜讀書事親至孝授御史大夫奉公守正必依禮法家無私積居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然空中落錢數萬袞得錢畢其喪事所剩者告入於官庫後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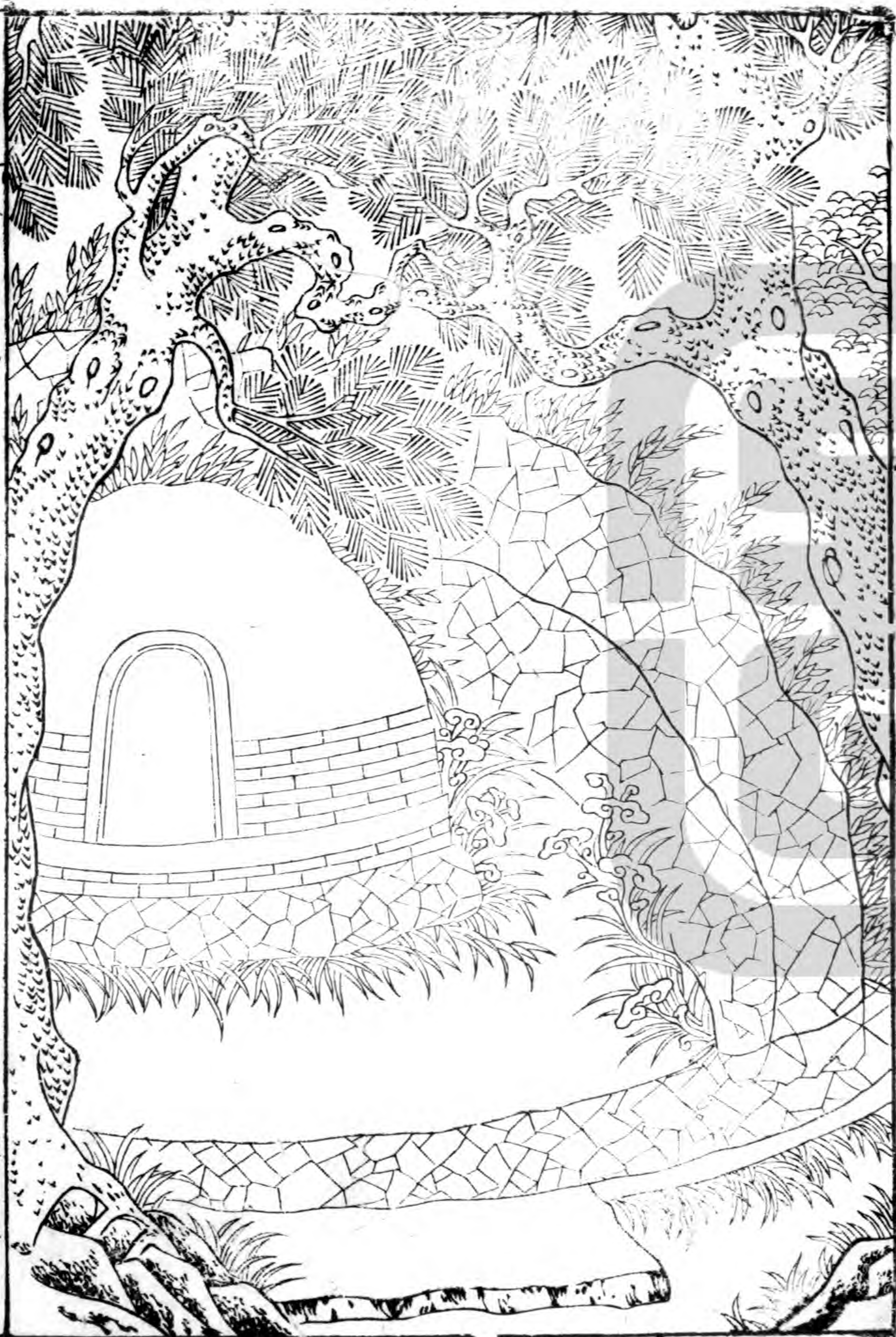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紀兩錢誠恠誕于熊袞見之殆不可曉然為御史而父喪不能葬其居官可知是則可紀也故為申之



張士嚴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街魚
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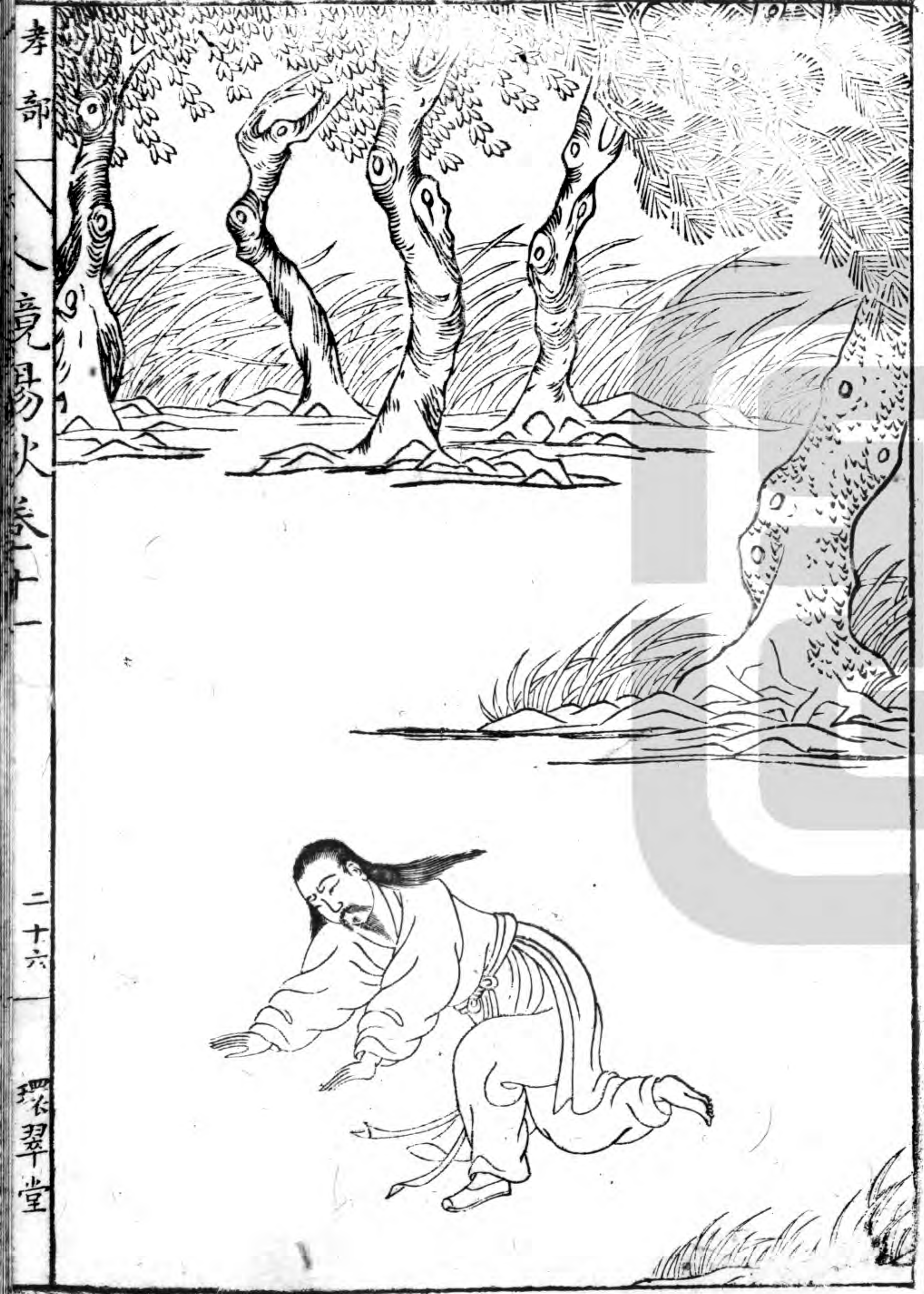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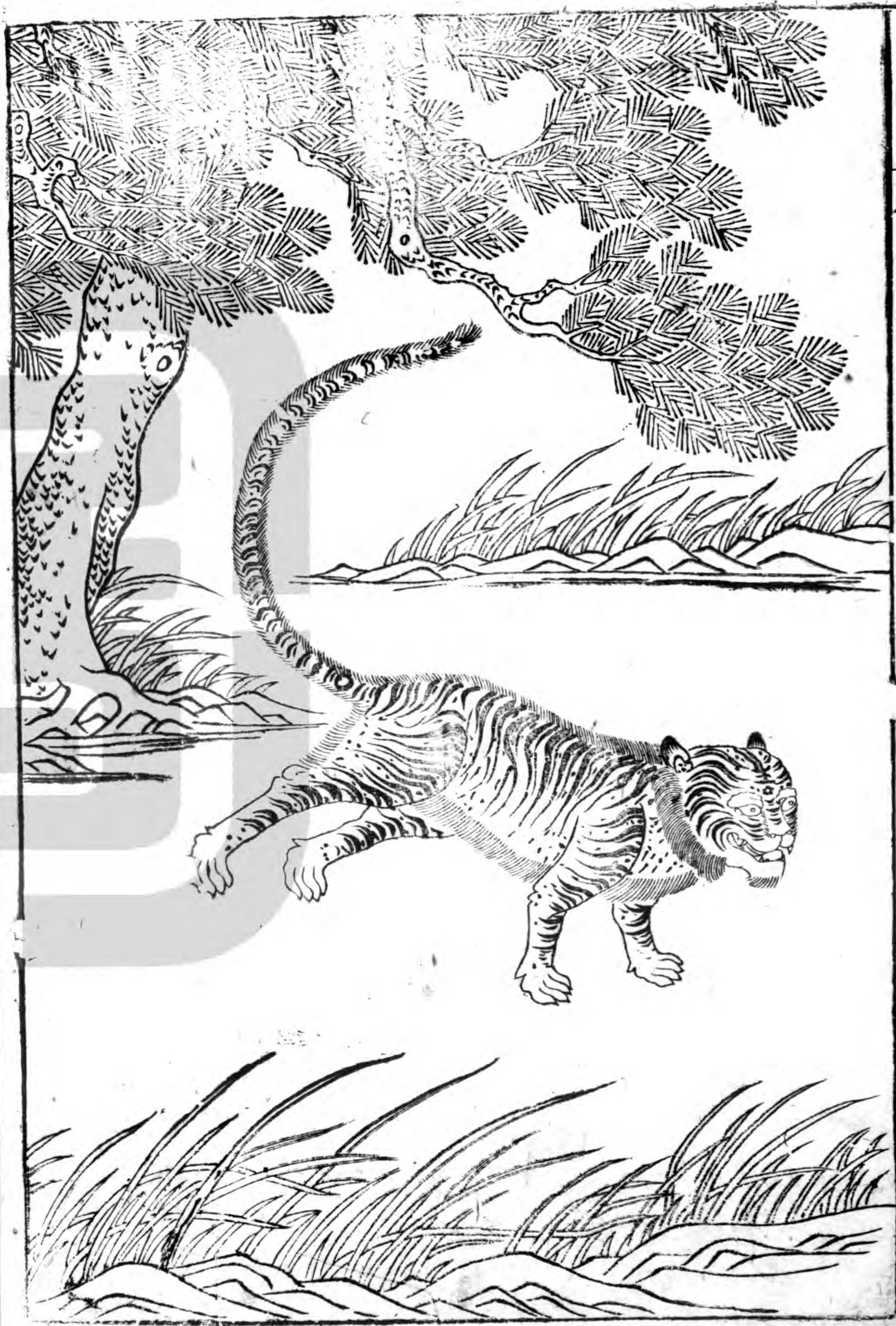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有因而至者輪菌離竒不為怪
無因而至者則隋珠和璧投道旁莫不按劍
而駭矣父須鯉調藥士嚴如祥如道則得魚
也奚異今得之未嘗求至之緣於獺非孝心
如祥如道也者誰則致之茲獺也殆孝子之
盧扁耶誰謂無因而至按劍以駭哉



黃芮

唐黃芮字思仁歙州人蚤歲喪母事親以孝聞建中初繼母洪氏遘疾芮焚香祝天割股饋羹以進母疾尋愈貞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弗輟終身不舍去墓側地產靈芝十四本木生連理者四郡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芮太和五年卒

無無居士曰孝以終身慕為大為其思親之純不緣外遇遷也故生則盡養死則盡思孝如是止矣黃屯園思仁氏當母疾而割股以救死值父卒而廬墓以沒世庶幾終身慕父母者歟故天鑒其誠地獻其瑞草木無情尚為所感而矧有心知之人乎旌命之彰匪溢美矣



朱泰

宋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於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虎殘

無無居士曰楊香搏虎為父也明三斫虎為母也其孝也力能致之朱泰脫于虎口其為孝也非孝之所能致殆有陰相之者歟不則何虎如人疾驅去也噫嘻虎猶若是世之摧殘善類者是虎之不若耶



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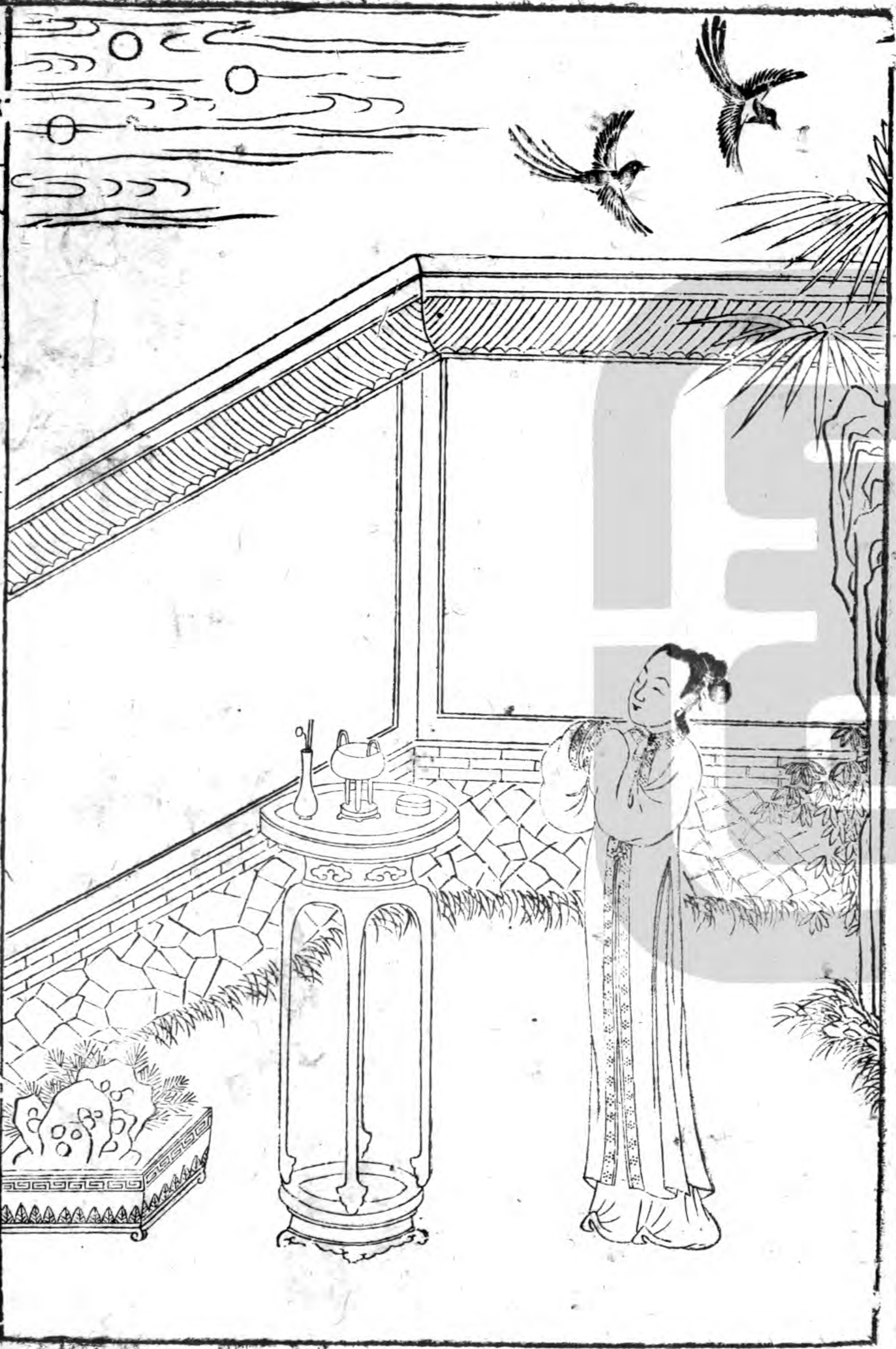
宋查道字湛然徽州休寧人父元方為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縣掾憫道調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鯁魚求莫能得道詣黃河禱而釣焉因得鯁尺許携歸為羹母食而疾愈後聞者爭往釣之終無所獲親喪口絕其美雖深冬積雪嘗布素徒徒杖而後起終制就舉歷官至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雖俸入豐厚皆分給宗族孤寡為畢婚嫁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者待之愈厚多所周卹以是居常匱乏不以屑意無無居士曰捧心者以顰而妍效顰者以顰而醜查道之釣非釣鯁也供母思也後來之釣直釣鯁爾故釣一也而得失不作者要其所以釣者妍醜自殊也必有不獲者而後獲者斯異矣至推俸餘以恤貧又非錫類之孝耶惡得以釣名視之



原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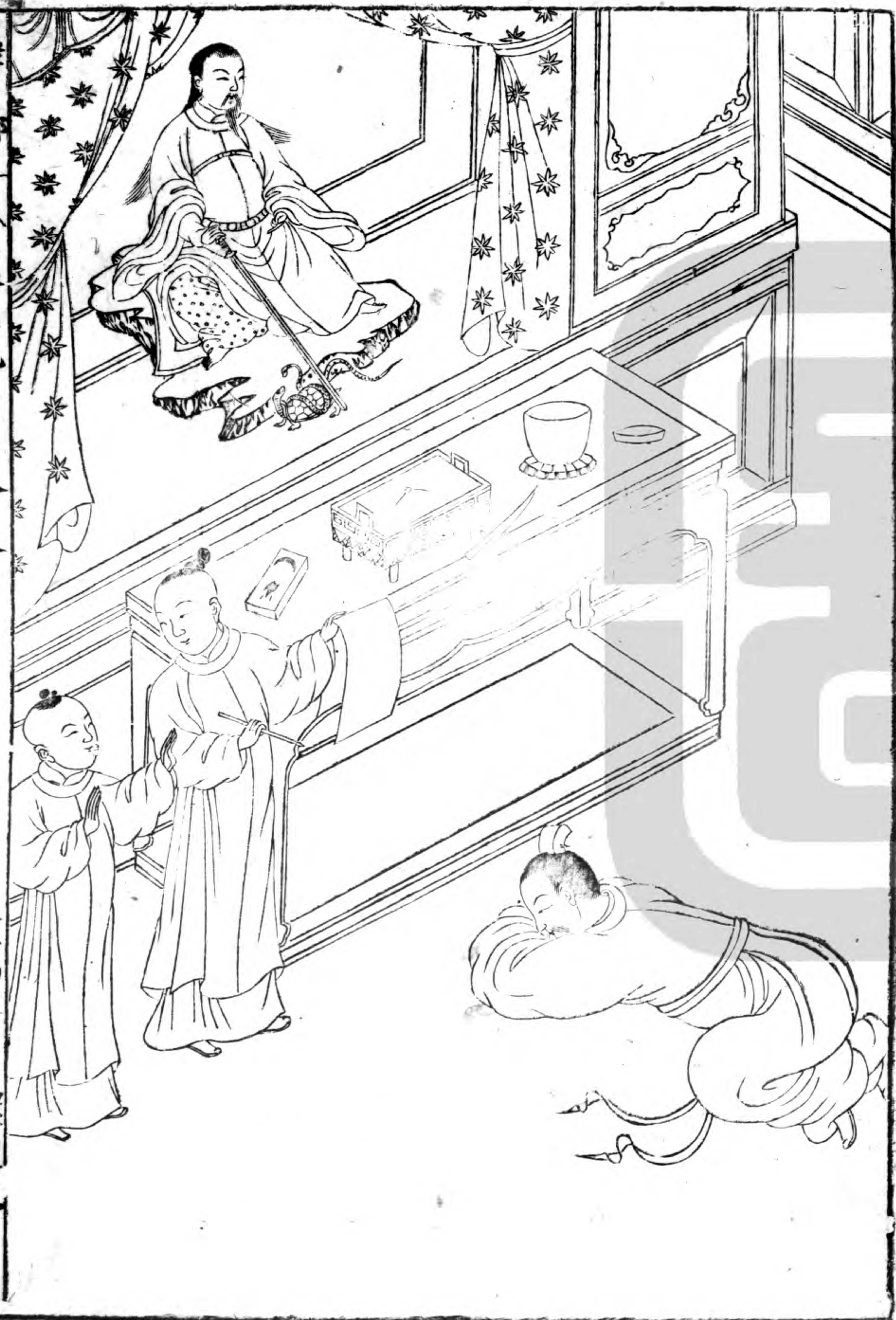
宋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去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徐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

無無居士曰諫有五父與君一也而諷行焉則所以轉移父心者甚于直也穀之于父即父之于祖雖為三世實為一體父不能安祖之老而厭棄之則異日之父即今日之祖父老與祖同而厭於穀者寧不與父同耶為父望於穀也者安為祖望於父也者不安矣穀收舁輿其父安乎乃知而翁之心一也其感悟也有由哉



呂良子

宋呂良子呂仲洙之女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
殆良子焚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群鵲遶屋
飛噪仰視空中大星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
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邵之細良恚曰豈姊
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無無居士曰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况孝道
出於天性哉呂良子請身代父星朗鵲飛竟
獲痊愈細良因而興感俱致禱誠真西山從
而表之母亦冥契清醮之詞深動躬代之念
歟可以觀氣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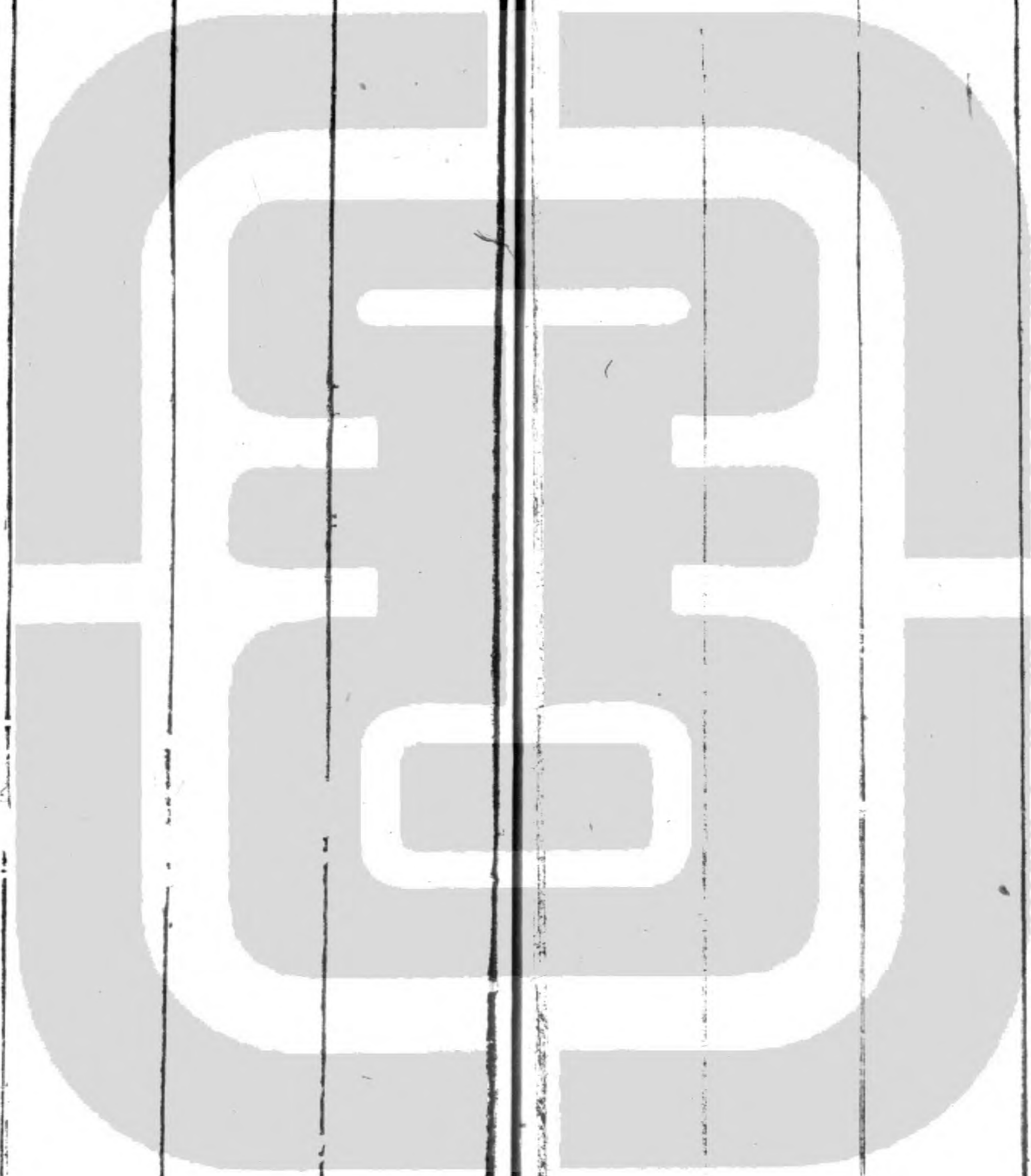
陶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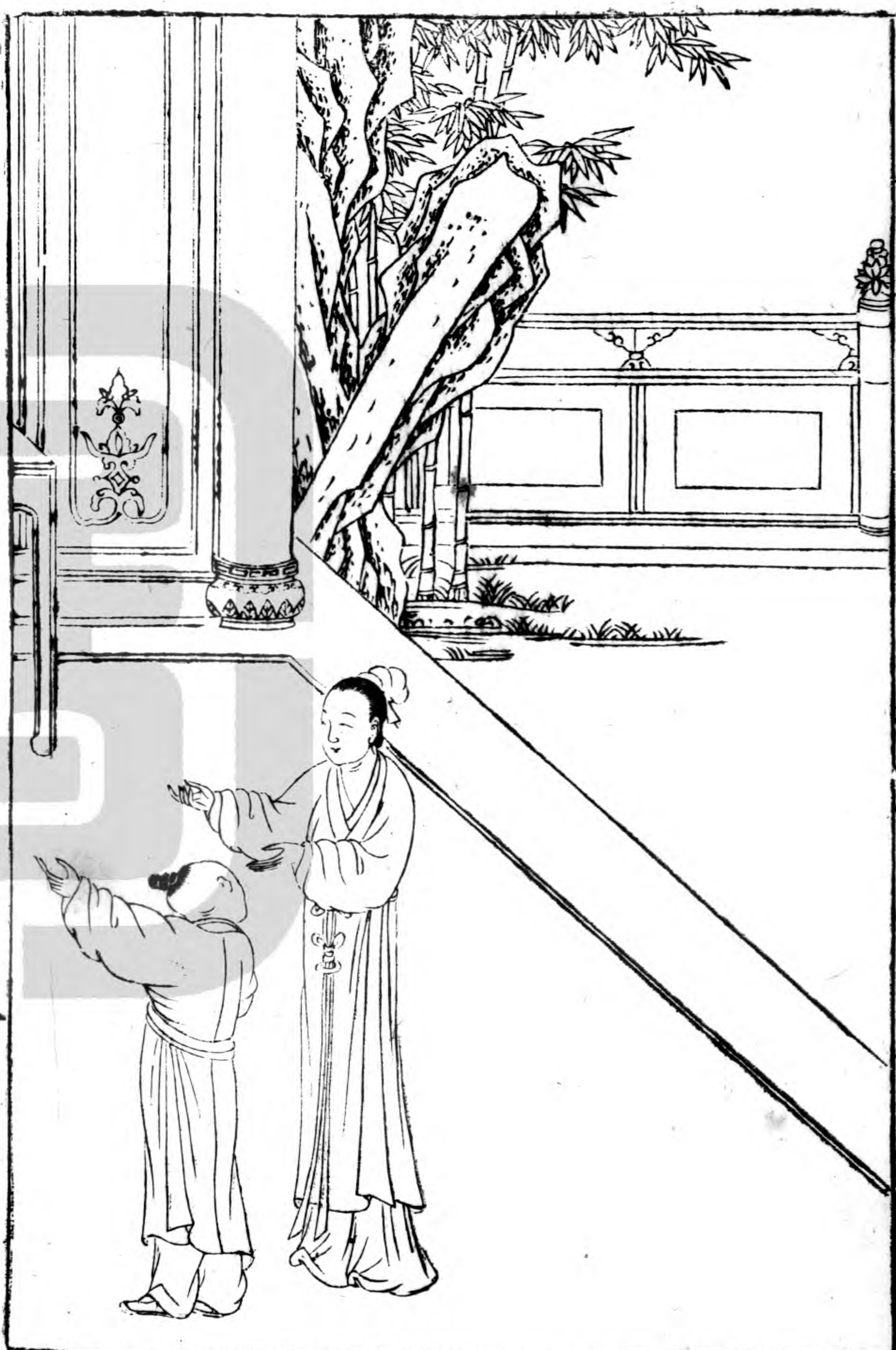
元白雲漫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簀衾褥號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歲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刳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元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鬻為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母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忽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嚙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瘳已失終母身不再舉

無無居士曰語云將亡聽於神殆不然哉陶明元氏可証矣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每憑人以效其靈三世用兵道家所忌况於自

兵乎則托天醫以救療者孝道通於神明也
所謂爐煙之燼未消而囊藥之功已應者其
斯之謂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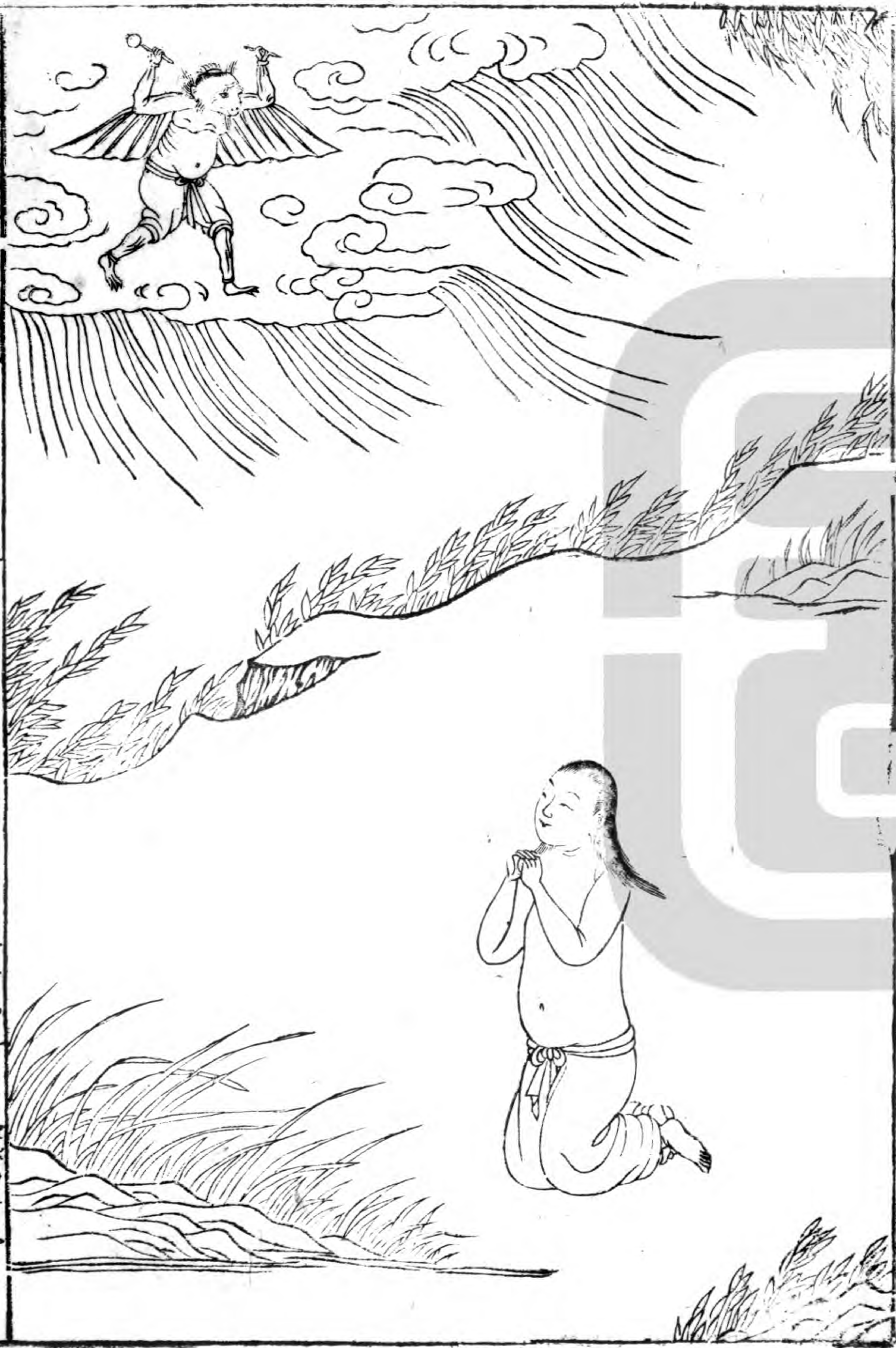




趙孝婦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急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揀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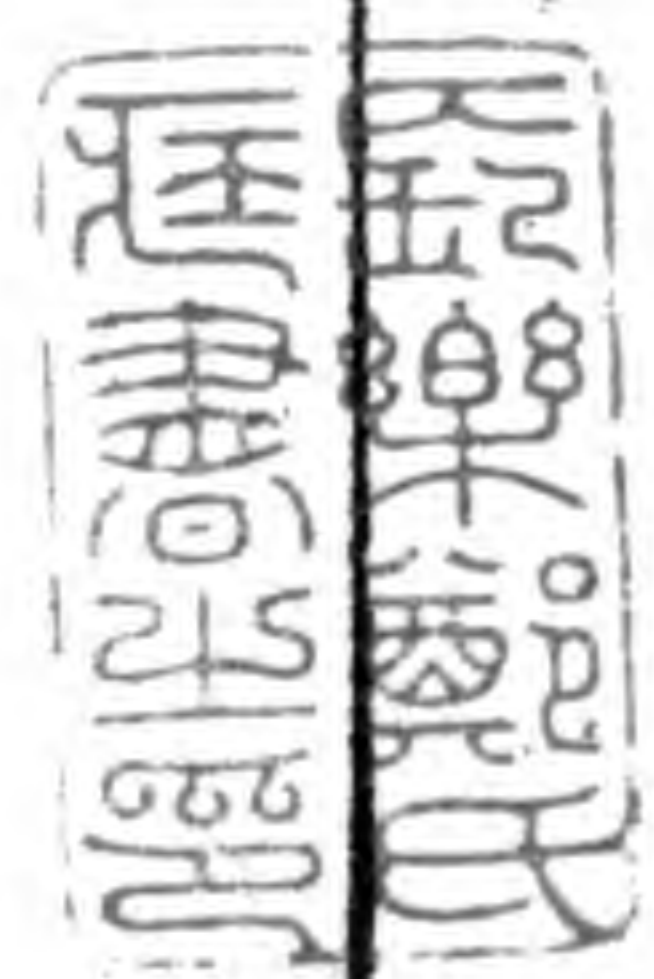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趙孝婦早寡其大節已卓矣且身傭於人以備養子鬻於人以治棺將謂力竭焉姑之餘年可無虞矣杰何南鄰失火幸姑出而棺不得與俱孝婦之心其滋感乎生既鬻而死無需豈痛子耶痛棺之不再得而姑無以殯也天乃反風是子不徒鬻而冥冥中有鑒之者矣孝哉



沈紀

國朝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嘗墮一盂飯於廁中急援之已溷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翼午天誅汝不可追矣既覺至翼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中裸體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聲聞于我母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也言未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無無居士曰沈紀田夫也所識者田峻間事爾其於回天闡繹之道惡足識之初夢雷誅直妄爾既而雷聲隱隱以為符夢也趨野以俟恐驚其母妄即真矣夫夢妄境也且以為真野俟真境也敢視為妄既而晴日朗然夢而覺也誰謂天道無知哉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金瓶梅' (Jin Ping Mei), overlaid on the illustration.

